

我在上海生活了六十多年，小时候荡马路的次数多，第一回到金陵路，算额外的缘分，起初奔着八仙桥去的。八仙桥看不见桥，当年是交通枢纽和市中心，形成一个超大的圆弧，往回走数十步，有一个小而美好的嵩山电影院，放映小众电影。那次母亲带我去看根据莎士比亚悲剧改编的喜剧电影《第十二夜》。

当年八仙桥一带的商业瞩目，随处可见绸布店、商行、钱庄、食品店，参行、茶庄、照相馆、旅馆、小诊所。记得八仙桥菜场，门边有一排刮鱼鳞的摊头，顾客买了鱼，拿到刮鱼鳞摊头上，免费拾掇鱼。刮鱼鳞的剪下的头尾、鱼肚肠、鱼鳃、鱼鳞，统统扔在一个铅桶里。养猫的人家，到摊头上买几钱鱼头鱼尾，积下的鱼头和鱼尾，选一些带回家煮着吃，剩余的当饲料卖给养猪场、养鸭场。刮鱼鳞的夏天一头一脸的鱼腥，十冬腊月，戴一副半截的纱手套，露出的手指上满是冻疮。

从嵩山电影院出来，妈妈要带我去金陵东路的冠生园买陈皮梅和鱼皮花生。物资贫乏的年代，过年得点压岁钱，省下买来新本子、新橡皮，偶尔也去弄堂口的烟纸店买陈皮梅、五香桃板，烟纸店的零食存期久，附着暖味的烟草气。

初到金陵东路，发现它有陌生的面貌，马路斑驳老旧，还有骑楼，连绵千米。在上海别处，多见“过街楼”。据记载，1912年至1929年前后，广东人结伴来上海贸易，谋生，南粤风格的骑楼陆续兴建。骑楼有廊柱、雕花、线条，好像适合建造在四面临风的地方，造在这里挤挤挨挨，无法伸展似的。

骑楼底下的店铺多，缩在里面，送货的人也多，有的浑身是汗，敞胸露背。路过一个老式里弄，清水砖墙的房子门口有裸露的水池，一个年轻的女子在做头发，满头黑橡皮筋卷起的一只只小发卷。童年的我多少有点嫌弃，感觉到不明朗的杂乱气息，心里默默抵抗着。

十岁以后，金陵东路变亲切了，也许是去得多，也许是心大了。我曾随表姐去她爸的店里玩，二姨父的文化用品商店就在金陵东路上。店面不大，但文房四宝、算盘、地球仪、账簿、圆规什么都俱全。

我们在店里偷偷摸摸喜欢的文具，想象有朝一日能拥有。也去金陵东路上玩，周围局促的弄堂，小小的窗口传出收音机里细软的苏州评弹，也有声线高的红线女粤剧，我听不懂唱词，但感受到曲子的甜、脆、娇。我们一直走，竟步行走到外滩，十六铺客运码头永远人山人海，路上手提肩扛行李的人，不停吆喝着“让一让，让一让”。

我们找到清静的弄堂，在地上画格子，尽情玩“造房子”游戏，也看大人斗蟋蟀，工匠补锅子，谈生意，欣赏这条路的老到和杂芜，欣赏移民城市多元的市井风情、民俗。

当时，金陵东路上好玩的店有鞋帽店、绒线店、食品店、烟酒店、乐器店，小银楼、药铺，还有泰康食品厂，产的大牛奶饼干，每一块有“泰康”二字。金陵东路156号有鸿运楼，我家楼上的阿姨，在那办喜庆宴席，算是能夸耀好久的事。记得有一家袜厂，站在边上，隐约能闻到特别的气味，不知是机器的气味，还是浆水的气味。当年上海纺织是大产业，棉花产量不足，全棉袜子少见，流行的袜子一种是“卡普龙”尼龙袜，另一种是纱袜，纱袜穿着透气、舒适，但极易穿破，于是妈妈们多了一项补袜子的活计。

二姨父年轻时清朗帅气，像极了男影星王心刚。他本是富裕家庭的小开，不卑不亢，话语极少，偶然说出一句，石破天惊。解放后他脱掉了西装，穿明袋的中山装，在文化用品商店上班，养活一家人。也不乘黄包车，骑凤凰牌自行车上下班，那自行车是半链罩的，铁链有一半袒露在外面，他不想被机油弄脏裤腿，两只裤腿各夹一个夹子，有时一整天也懒得放下。到了饭点，二姨父点一碗阳春面充饥，昔日小开的样子荡然无存。

160年历史的金陵东路，2020年3月拆迁、改造。那些不同风情的建筑，不同时期的广告牌，强大的商业都隐退了，留下一道道历史剪影，我和这条马路的不解之缘，很多念想从旧马路上飞起，盘旋，不知何处可落下。



傻瓜相机

### 远去的壶王

沈嘉禄

6月5日芒种，江南气候温和，细雨绵绵，对农耕文明而言，是个好日子。但是对上海著名紫砂陶艺家、收藏家许四海来说，他却再也不能“芒种”了，老天爷也许觉得他太累了，就让他好好休息一会吧。

上午接到许四海小儿子许泽峰微信，得知老许因为在家中花园里摔了一跤，送到医院后不治，于6月5日上午6时06分与世长辞，享年74岁。惊悉噩耗，我十分悲伤，天在下雨，我在流泪。我几乎每年春节都要去嘉定江桥给老许拜年，今年疫情来了，就不敢去看望他。想不到就此永别了！

数十年来，许四海紫砂作品一直是收藏市场的“宠儿”，他的紫砂壶钤有一方印章：“门外汉”，他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中有时也会落款：“拾荒人”，这是他少年时徒步来上海的记忆和早年学艺经历的写照。

许四海出生在江苏建湖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早年失怙，读完初中后即随母亲到上海投奔大哥，母子俩是一路走到上海来的！到了上海后，他靠在钢铁厂捡煤渣、推板车、到郊区开河挖渠，挣来几个小钱帮助大哥养家糊口，几年后，他勇敢地承担起赡养老母的责任，以孝

行获得所在地区居民的一致称道。也因此，在许四海16岁那年，街道就推荐他去上海市公交公司工作，他是感恩的，更懂得回报政府与社会，工作特别努力，屡次获得先进生产者称号。1964年光荣参军，在空军广州某部机场任地勤人员，后参加援越抗美战争，在越南前线任侦察兵，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经受战火洗礼，后升任侦察排长，荣立三等功后凯旋。“我与战友埋伏在战壕里，用望远镜观察从航母上起飞的美国轰炸机，把情报及时发回指挥部。许多战友在高炮阵地上牺牲了，我活着回到祖国，在踏过边境后，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一家小店

里买了一件陶瓷小摆件。没想到这件小玩意儿就此埋下了艺术种子，我日后即喜欢陶瓷艺术、创作陶瓷艺术的动力与灵感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回到广东的部队，许四海开始从事陶瓷研究与收藏，为购藏一件珍贵陶瓷，常常不惜倾囊而沽。1997年，我为许四海撰写



蔚蓝 (油画) 林中洋

每年十月学校会放三天假，叫“小秋收”——现在想就是秋天收获之后，由小孩子们去捡漏，再次把田野、山林搜索一遍。有一年小秋收的任务是上山捡茶籽，有任务定额：五斤。油茶树的果实有着绿色的棱状纤维外壳，成熟后纤维表皮会迸裂，当中包裹着的果仁便掉落出来。那果仁就是茶籽，光泽的褐色，呈半圆形或月牙形。

没有呼朋引伴，我独自一人进了山林。正午时分，秋天的太阳依然光芒灼灼，山林在白金的光线下全然敞开自己。山里什么树都有：槭树、榉树、构树、油松、青冈木……杂七杂八地生长在一起，碧绿、棕褐、火红的树叶混杂在一起。我从一条小径到另一条小径，爬上一个坡坎又一个坡坎，茫然寻找着油茶树。

每发现一株油茶树，能够捡到多少茶籽取决于运气。树上的茶籽都被大人们收摘过一轮，我要做的是捡拾

### 卜居小唱

高昌

十年地铁五环忙，百转愁肠一住房。踏雪心情迁腊月，看花风景伴朝阳。何曾纸上雄怀老，别有人间好梦长。喜借寒枝栖小歇，蓊门此日是家乡。

人物传记《紫瓠乾坤》，听他讲了许多故事。简单说吧，为了得到一件流落民间的古陶瓷，他常常倾囊而出，甚至借钱，有一次还将自己的手表和太太新结的毛衣脱下来跟小贩交换。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许四海转业回上海，在公用事业学校先后任学生科、总务科和膳食科科长，八十年代末开始自学紫砂陶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有幸得到沪上著名画家唐云先生的指教与激励。唐云对许四海说：“中国的科级干部多如牛毛，你有一个不多，缺你一个不少，但是好的紫砂艺人倒是稀缺得很。你干脆丢掉其他事情，一门心思做紫砂壶吧，你做壶，我来画，烧好后不愁没有市场。”

后来唐云与许四海果然合作了一百多把紫砂壶，名为“云海壶”，如今成了艺术市场极为罕见的珍品。

听了唐云的话，没过多久许四海果真办妥了离职薪手续，去宜兴参与宜兴紫砂二厂的创建工作，任助理厂长，史俊棠的助手，为乡镇企业走出一条面向市场的新路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在宜兴期间，许四海遍访名师，潜心研磨，上溯明清，下逮当代，并得到花器大师蒋蓉的亲炙，也受到顾景舟、朱可心等大师的点拨，技艺大有长进。1985年许四海以作品《夏意》在轻工业优秀作品评

### 空中毕业典礼

张士敏

外孙女淇淇就读英国剑桥大学，今年毕业。女儿旅居国外，淇淇从小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度过一段快乐难忘的童年岁月。她喜欢听我讲故事，更喜欢乘坐我的雪橇——将一条长毛巾放在地板上，她坐在我上面，我拉，而且要快，她高兴得手舞足蹈。她聪慧好学，考取剑桥大学法律系。数年苦读，如今终于毕业。大学毕业是人生一个重要环节，毕业典礼更是一项重要仪式。学校欢迎家长参加，淇淇也希望我们前往。

伦敦我去过，但那是旅游，这次意义不同。我要看看传统的剑桥毕业典礼，看看那个扎羊角坐在我雪橇上的小丫头。我满怀期待，等待着，但疫情使一切都终止。英国的疫情严重，学校停止一切大型集体活动，毕业典礼也在其中，改为线上举行。这是百年剑桥从未有过的。望着浩瀚的夜空，望着那条连着人们的、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无所不在的线，想象着那个隆重古老的典礼又该如何举行呢？

掉落树下草丛里的茶籽，直到凑满五斤。发现了两棵油茶树，但树下都只有零星的茶籽，连书包的小角落都没有填满。我站在一个坡坎上朝四下张望，注意到坡的下方，正有一棵高大油茶树挺立。好，就去那儿。

### 小秋收

章红

茅草枯黄了，倒伏在坡上，覆盖整面山坡。我试探着朝坡下迈步。噢！我滑倒了，直接坐在草上，哧溜往下滑去，速度比我想的快得多！有一个瞬间身体失去了控制，停下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倒在了坡下，而且仰面朝天地躺倒！

我感到我在一个怀抱里，在一个干爽柔软的摇篮里。太阳暖洋洋地照耀我，它收敛了威力，变得温煦。整个世界像金黄的蜜糖，甜蜜，散发浓郁的温情。我感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愉悦与放松，似乎我被接纳了，什么都不用担忧。

浊酒尝来分外香，立锥容我静安庄。当年李杜愁书架，往事妻儿叹住房。床稳铺平今夜梦，诗新涂满自家墙。举杯也拟邀明月，从此长安不异乡。

比会中一举夺得金奖。此后每做一壶，都成为海内外紫砂壶具收藏家争购的对象，许四海自学成才的故事也传为美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许四海在愚园路的家里建立了上海最早的私人博物馆——壶天阁，不过这个壶天阁名字虽雅，展厅却很小，晚上一家人都得打地铺才能睡觉。1991年，在市领导的关怀下，他搬到了兴国路，辟建了一座中规中矩的四海壶具博物馆，匾额仍然是壶天阁。我不知多少次带着朋友进入壶具馆参观了。这里展出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壶到明清两代的各类陶瓷壶具凡三百余件，林林总总地构成了一部脉络清晰的中国陶瓷发展史，为中国文化发展史提供了极有说明力的实证。

许四海是退伍军人，是优秀党员，也是军地两用人才的模范，是一条从劳动人民中间走出来的铮铮汉子，他做壶卖壶，轻轻松松地掘到了第一桶金。但他做壶并不为了纯粹地赚钱，更大的兴趣在于推广中国的茶文化。他到处开设讲座，并向嘉定区博物馆捐赠了一批古陶瓷。他还向巴金、柯灵、董建华、马万祺、萨马兰奇等社会名流赠送亲自制作的紫砂作品。

1997年，在香港回归前夕，许四海应有关方面邀请，精心制作了一批紫砂壶，送到香港市场展览并拍卖，获得很大成功。也在这一年，他从兴国路搬到嘉定江桥，带领两个儿子和几个徒弟，在一片荒地上重建了一座更大的壶具博物馆，再造了一座百佛园。

这是一个以弘扬茶文化为宗旨、以佛教文化为景点框架、以绿化城市为义务的江南园林。功成名就的许四海满可以在这里晒晒太阳，散散步，欣赏欣赏他收藏的佛像和砖雕等佛教艺术品，也可以在他创建的吴觉农纪念馆和陆羽纪念馆里整理古籍或展品。但是他不能满足这些，他要做大更多的事情。

老许一生劬劳，几乎每时每刻在工作、在思考、在谋划未来，他没有休息天，从不度假，他不戴手表，不用手机，一年四季都是最普通的衣服，就像一个老农民那样辛勤耕耘着。如今，天不假年，许四海也许带着太多的遗憾走了。但是我坚信，百佛园的鲜花依然不败，百佛园的果树照样果实累累，太阳每天升起，他的未竟事业，会由他的太太金老师和两个儿子来完成，四海壶具博物馆的藏品也会妥善保管和陈列，许四海的故事一定会在更大更广的时空传扬，激励更多的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那个小秋收的下午犹如神启，我第一次觉知人在大自然中的感受，领悟到自然永不枯竭的馈赠。后来读到梭罗，他说：“我认为，除非每天至少花上四个小时——通常会更多——在树林中、山丘上、田野间漫步，完全摆脱尘世的束缚，否则，我们无法保持身心健康。”我顿时想起那个下午留在心中蜜色的光影。

### 十日谈

童年之味  
责编：殷健灵

慵懒富足闲散的下午，是记忆中最幸福的童年时光，请看明日本栏。